

卧龙生 著

迷魂百里

中



沈阳出版社

目 录

- 一、暴虐淫威施 护花豪气逞 (1)
- 二、飞星斩血魂 凌伤迎厉野 (42)
- 三、宫主娇艳美 少侠风流情 (72)
- 四、少女逢魔劫 倾心相救人 (97)
- 五、花蕾遇风摧 娇蕊几残破 (130)
- 六、玉手摘星辰 铁肩担道义 (168)
- 七、九死余一生 虎口险丧命 (188)
- 八、诡谋助淫徒 浪子动邪心 (237)
- 九、伊人何憔悴 相思却为谁 (274)
- 十、祸起萧墙毁 事发东窗疾 (316)
- 十一、刀屠施屠手 剑客展剑威 (359)
- 十二、鸾玉陈玉体 凶暴残娇蕾 (397)
- 十三、鬼泣意迷离 魔狂神自守 (430)
- 十四、诛恶艺堪颂 惩凶技亦豪 (464)
- 十五、倩女吐真情 大侠装冷漠 (499)

- 十六、俱群英正气 出叛逆毒计 (533)
- 十七、春宵情意浓 绮梦神魂乱 (567)
- 十八、心迷难自悟 棒喝醒愚徒 (601)
- 十九、梦碎心亦伤 刃断身必亡 (640)
- 二十、绸缪艳闺娇 红帐暗生香 (675)

萧月痕面无表情地道：

“真是讽刺——，居然也会有太极宫的人干涉起我的措施来了！”

“在办妥官主交待的任务之后，回程中，我险些遭到一老一小两个杀手的暗算，老的那个叫‘花皮狼’卓晖，小的那个是姑娘，名叫‘兰指穿心’徐珂瑛，当然他们的诡谋未能得逞，卓晖被我格杀当场，徐珂瑛也受了重伤……”

笑了笑，萧月痕道：

“他们竟雇了凶手暗算你？你是这一行中的佼佼者，他们这样做，岂不是班门弄斧，自寻晦气？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不然，他们也非常有计谋，这两人的功夫虽不能算是登堂入室，但谋略之连用却相当别致，他们装扮成祖孙二人，而扮假孤女的徐珂瑛为称病重，由卓晖背负于途，迎在我马前，由卓晖向我招呼求助，苦苦相央，请我载送他二人一程，在我首肯之后，挽扶徐珂瑛上鞍之际，两人便突然发难，前后挟击，出手之狠毒，显见是要一举葬我性命。”

哼了哼，萧月痕道：

“真是卑鄙，可恶至极！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令我注意的是，在他们的事败之后，两人都坚不吐露前来暗算我的原因及幕后主使人为谁，任我以死相胁，他们也守口如瓶，更明知不敌，亦一心求战。到末了，我才知道，连主使人也不算那阴谋集团的核心分子。”

萧月痕诧异地问：

“这是怎么说呢？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那人号称‘展翅金鹏’，名叫李金泉，约摸六十上下的年纪，在‘北通道’与‘伏平岗’一带的黑道上闻说颇俱潜势。宫主，线索到此为止又断了，以李金泉的身份来说，表面上与谋反者并无干系？甚至连边也沾不上！”

萧月痕阴冷地道：

“他们做得多小心啊……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我重创了那徐珂瑛后，没有取她性命，容她径行离去，但我深悉一个职业凶手在行动失败后可能的遭遇，因此，我暗中跟着徐珂瑛的踪迹，果其不然，有‘黑白双罩’钟贵才、孙使平二人埋伏在荒野中意图杀害徐珂瑛灭口，在徐珂瑛受危之前，我挺身而出解救了她，她在感恩之余，便对她所知道的一切内情和盘托出，极为有限，对我们的帮助并不很多……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那‘黑白双罩’可曾说了什么？”

摇摇头，楚凌伤道：

“除了叫嚣吠骂，便是拼战至死，事实上，他们不可能吐露什么。”

八 诡谋助淫徒 浪子动邪心

楚凌伤对萧月痕说道：

“在我第二次救过徐珂瑛之后，一直到‘虎头沟’途中全无意外发生，但他们在‘虎头沟’那座木桥底下埋设了大量火药，在我策骑通过木桥时予以引爆，幸亏燃烧引线的焦味被我嗅及，方得适时避开，可是您赐的那匹好马却未能幸免，随着那座木桥一齐炸了个粉碎……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这是小事，只要你能脱险，赔上匹马又算得了什么？”

目光闪耀了一下，她又道：

“埋设火药引炸，看似简单，却乃一项专门的经验，用药量，敷设的位置，引线的长短，时间拿捏，都得具有准确的判断才能奏功，过与不及，便成反效果，尤其想炸的是活动目标，就应益加火候老到才行，看样子那些人当中，还真网罗不少奇技异能之士……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木桥炸毁的倾刻，我便四处搜查，却连半条人影也未发现，足见他们把引信放得极长远，否则，即是他们隐藏得法……”

接着，他又过桥后遭至的狙击及将至太极宫之前，遇上“皮肉刀子”杜弧飞的事叙述了一遍，叹了口气，他道：

“谈到对方所布下的各个陷阱，以杜弧飞的这一个最称完美自然，若不是我在无意间于盆水的倒映中有所发现，恐怕还真会着了道……他们对于人的心理状况也有精细的拆

解，他们明白当一个长期处在紧张戒备情势下的人，一旦抵还目的地时那种本能的精神松懈同意志疲乏，他们安排下这样一个平顺和祥的环境，这样一个友善儒雅的角色，便是要趁着我在身心各方面皆疏忽之际乘隙下手。”

萧月痕赞许道：

“楚凌伤，你的确反应敏锐，行动机警，在经验见识上超人一等，以你所遭的种种危险来说，换了个人，怕就难以安全了……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对方的各项诡谋固然独出心裁，他们参与狙杀行动的份子个个悍不畏死，他们用什么法子驱使这些爪牙如此甘为效命，更是我们要特加注意研判的……”

萧月痕凝想了片刻，道：

“我认为并不出奇，使得一群人甘心卖命，大至免不了下面的几个方法，或是许以重利，或是严刑酷罚，或是示以恩宠，或是笼络以情义，再不，便乃花言巧语创出一番憧憬，迷惑其些头脑简单之辈盲目以赴……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官主所见甚是，我的看法，对方驱策敌羽的手段，约么以重刑及严罚的成份俱多，其他方式大概还谈不上。”

顿了顿，他接着道：

“在九愧庄格杀满得宫的经过，我想也有向宫主详加禀告的必要……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在你动手的时光，满得宫可曾反抗？”

楚凌伤笑道：

“何止‘反抗’？他乃全力相搏，豁死挣扎，似乎不甘认

命的样子……”

冷冷一笑，萧月痕道：

“这孽障！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当时在场的，果然未出我们的预料之外，并非他一人，还另有一位四旬左右的中年人物，那人面色苍白，神态阴沉，生了一双蛇眼，而且，似乎对太极宫的内情十分熟悉，我一露脸，他就猜到是宫主派去的执刑者！”

萧月痕的表情似是有些怔忡，她迟疑地道：

“那个使用的兵刀，可是一对‘穿心剑’？”重重点头，楚凌伤道：

“不错，正是一对‘穿心剑’！”

猛一咬牙，萧月痕形色狠厉地道：

“畜牲！早该想到丘哲这畜牲才对！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丘哲？也是宫主属下的人么？”

深深吸了口气，萧月痕努力抑止自己心情的愤激：

“‘月字级’的二把头！”

楚凌伤歉然道：

“我很遗憾，宫主，我已遵照宫主的谕令办了，现场之内，不留一人！”

萧月痕切齿如挫，声音迸自唇缝：

“好，杀得好！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满得宫及丘哲对宫主似是积恨颇深，言词态度之间，诋毁侮谩兼而有之，其中除了满得宫本身的事件有关外，显然更带着敌对的仇视意味……”

萧月痕忽然笑了，楚凌伤还是第一次听到女人的笑声如此铿锵昂扬，如此暴辣狠酷，也是第一遭发觉她的豪壮之慨了，笑声中，她的语调宛若透着凝形的血腥：

“便由他们同晚敌对，楚凌伤，老天有眼可为蓄证，我将杀得他们神哭鬼号！”

楚凌伤忙道：

“宫主务请息怒，此事关连非小，正如宫主之所说，乃干系着许多人的生死，因此，因应之策，尚以慎密周全为要，切切不可用之意气……”

萧月痕手抚胸口，悻悻地道：

“可恨哪！可恨，他们竟真敢反逆我……”

楚凌伤静静地道：

“从满得宫的事件开始，他为什么亏空这么一大笔钱财？用到那里去了？在宫主闻报之前有谁替他掩护，后来又是谁在为他遮拦？他又从何知宫主将采取的各项行动？我奉召于‘白石精舍’的经过是何人泄漏！他们为何又如此重视并径而拦路逼问？此外，我沿途遭至一连串狙袭又是谁在主使，为了什么非欲置我死地不可？那丘哲明知满得宫是太极宫行令捉拿的叛逆，他不但不遵命擒捕，反而与其沆瀣一气，搭结为党，这又是什么道理？”

舐舐嘴唇，他跟着道：

“而杜弧飞在我刀下留命之后曾苦苦劝我尽早脱离太极宫，口中屡屡表露‘大势已成’，他们决不肯放弃既定的目标与努力，试问不肯放弃那些既定的目标，又努力了些什么，他们又是何指？在我离开太极宫之际，那两名不速之客也言及要我切莫淌这度混水，太极宫一向平静无争，所指‘混水’又表示了什么？这各种般般，看去仿若一个轮廓，一个阴谋

集团正在蕴酿的轮廓，这个集团的组成分子，也就呼之欲出了！”

萧月痕沉重地道：

“你再进一步说明！”

楚凌伤稳练地道：

“宫主，首先，谁与满得宫关系最密切，并且有力量徇私偏袒，谁能在‘金家楼’内部安排以下如此高效的眼线？谁能在外发挥这般巨大的潜势？谁能在楼主遭黜之后顺理成章接掌太极宫？”

呼吸粗浊了，萧月痕艰辛地道：

“动机呢？动机是什么？”

楚凌伤凛然道：

“野心，炙热的野心。”

抽了口气，萧月痕一个字一个字似是从肺腑间挤追出来：

“你是指——我们老二？”

楚凌伤肃穆地道：

“宫主明鉴！”

茫然的凝视着空中一点，萧月痕久久无语，两颊的肌肉在微微颤抖，唇角也不停抽搐，她的面色苍灰，神情悲凉，宛如一下子衰老了十年！

虽内心里深觉歉疚不安的，但楚凌伤却不得不尽他的本分，他又低沉道：

“请宫主宽恕我的肆言无忌，或许我的推测是一项错误也未可知……”

萧月痕幽幽地叹息，沙哑地道：

“老二是个刚愎自用的人，性子暴烈，他是骄杰不驯，

他眼界高，等闲人全不屑一顾……跟着我也有许多年岁了，他任是如何孤傲自许，对我倒还一直顺从信服，上下之礼也遵守不渝，我老是觉得老二为人做事喜欢用他的一套办法，也总感到他有擅作主张的毛病，但为了他这些年来的汗马功劳，为了他如今的身份地位，我全容忍着，有时候，甚至还迁就他的意思……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宫主，我们且假定二当家是阴谋集团的首脑——他在我离开太极宫的当日未曾向我下手，可能是尚不明白我的目的何在，待到他闻报满得宫已死，这才清楚我此去何为，因而迁怒于我，务欲置我死地，除此之外，他会不会担心满得宫与丘哲受执之前露了什么口风，想要在我返回太极宫途中便先将我灭口？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似乎颇有可能。”

楚凌伤思考着道：

“他们想在我详禀于宫主之前……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这样的形势，已把他们迫到不能不发的地步了？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如果宫主与我的判断没有错，恐怕事态业已逼近眉睫，相当危急，他们随时都会冒险发难！”

萧月痕沉着道：

“这倒不一定，因为对方并不能确定你带回了什么消息，在这种情形之下，他们未见得会贸然行动，再说，我们就算抢先动手，光凭眼前的各种迹象，尚嫌依据不足，难以

使对方¹⁶罪，我看来，一时之间，大概会在暗中僵持下去……”

楚凌伤慎重地道：

“或许如此，宫主，但我们要先做万全的准备，无事则已，一旦有警，则可制敌于初起，制奸甫现！”

萧月痕徐徐透了口气，把雪白的衣袖卷掩了一下，轻轻地道：

“现在，我们要做的是一面准备，一面等待，且看他们如何施为吧……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尚未向宫主请示——二当家如今驻留何处？他掌握的实权有若干？”

萧月痕坦率地道：

“在‘曲城’堂口决断，他们负责整帮综合各项繁杂的工作，然后将结果每月定期呈报到我这里，除非特别重大事情或我有另外的交待，寻常皆照此惯例施为，老二便坐镇在‘曲城’的堂口，司指挥调度之职……”

楚凌伤摇头道：

“宫主，如此说来，二当家的权责乃是相当大了？太极宫的巨细事务，似乎可以作上一半的主，或者，由他径行裁决也可？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普通的事情是这样，他可以斟酌自定，但事后必须向我详报处理经过，还有比较严重的问题，大多仍须我来判行。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宫主对事情的大小轻重，可有一个明白的准则了？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这倒没有，照常情论事，是否自认担负责任，老二该分辨得出来。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既然并无职权上的明白划分，说辞之间便有很大的不同了，这正好是二当家在‘便宜行事’的名义下，培养本身的至佳环境，宫主，你授予他的权柄过大了！”

萧月痕沉沉地道：“以前我怎知他会生有不轨之心？”待我有所体悟，却已不便削灭他的权力，况且，我并无直接或实际的证据，对他而言，任何反常的行动，重则激起剧变，轻则招至怨恨，我不能不慎做考虑……”

楚凌伤又问：

“那么，对人手上的调遣派用之权呢？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人手的调遣运用，他可以衡情而度。”“宫主，请恕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——二当家之所以会生异心，除了他本身的叛逆性外，宫主对他的放任与容让，无形中也是一种间接的鼓励……”

萧月痕咬咬嘴唇，眼下的肌肉抽搐几次，她阴郁的道：

“我已经说过，我对他内在的体认嫌迟了些，我总不信他敢起二心……等我有了警惕，却业已铸定了形势，况且并无确切的凭证，我又能奈之如何？举一发犹将动全局，更何况论老二在太极宫的份量？江湖上的日子够凶险，够动荡的了，自己若再发生斗争，不但悲惨，也实在是一樁愚不可及的事……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宫主全力维持和谐，宫主可曾考虑，那干起奸妄之

徒。是否也有与宫主相同的体念度量？”

萧月痕沙沙地道：

“问题正在这里，楚凌伤，我待他们的宽容及仁厚，而久之，竟被他们视为此乃我怯懦的表现了……”

楚凌伤肯定地道：

“可是宫主决不怕懦，宫主一向明断果敢。他们如果将宫主的容让及宽厚做了错误的判认，对他们而言，就是大大的不幸了！”

双眸中神采映现，萧月痕重重颌首：

“楚凌伤，至少还有你知道我不能轻辱！”

楚凌伤昂烈地道：

“只要一息尚存，必将进退与共！”萧月痕感动地道：

“好，好，楚凌伤，疾风知草动，叛荡识忠奸，有用得着你效命的时候！”

楚凌伤严肃地道：

“尽此绵薄，原是我份内之事，宫主大德，不敢言谢，但凭一腔鲜血，充宫主马前之卒！”

长长吁了口气，萧月痕深为感慨道：

“楚凌伤，我怎不早上十年认得你？”

心神忽而颤震，楚凌伤连忙道：

“宫主，目前似乎也正是时候。”

萧月痕无声地一笑：

“是的，目前似乎也正是时候……”

楚凌伤又道：

“所以，宫主，我们不能仅仅只是‘等待’；我们目前固然未能掌握确切证据，但征兆已现，必须妥为防范！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你放心，我曾预作安排的。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尚有一层疑虑，宫主。”

双眉微挑，萧月痕道：

“什么疑虑？”

楚凌伤轻声道：

“在宫主的成群属下之中，宫主如何确知哪一个忠贞可靠，哪一个阴藏祸心？”

萧月痕沉默了一下，道：

“照目前的情形看，怕是不易分辨了，而光是靠表面上的种种判断，又恐不尽确实，人心叵测，比世上的任何东西都难捉摸，麻烦的是，我们决不能出错，误将叛逆当成忠良，否则一旦内情宣泄，就要弄巧成拙了。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我担心的正是这种情况。”

叹息着，萧月痕道：

“想来也真令人丧气，突然间，那跟随了多年，提携了多年的伙伴弟兄们，竟似有层迷雾遮掩了，那么朦朦胧胧的直不清楚谁是谁？弄不明白他们的本来面目到底是什么模样……以往的忠耿，如今的恭顺，居然都已不能为贞奸正反的依据，那一个的内在若何，全被肚皮上的一圈肉相隔，连辨认都是这般不能；共同出生入死，患难偕与的一干故旧搭挡，只这须臾，皆已变得如此疏陌遥远，如此不可依恃，唉，这算什么江湖生涯！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至少该有个法子确认是奸是忠，才好预为布置，不能因为这个问题便使我们停顿在毫无裨益的自我烦恼里。”

萧月痕道：

“当然，我且问你，你可有什么良策以对？这件事，势不能一一去问，问也不可能问出底细来，如果暗中查探，又怕时下更易激起异变！”

点点头，楚凌伤道：

“太极宫的每一个缙成分子，其以往的来历，与宫主的渊源，行为上的表现以及个人的观念操守，我均甚不明白，因此在这上面无法为宫主建议参酌，可是，宫主自己是否有所体认？”

萧月痕揣摩着楚凌伤话中的意思，一面沉吟着道：

“你是说，我对我手下的应该有所知晓，对他们的心性及节操方面分辨，从而做忠奸之选？”

楚凌伤道：

“正是这个意思。”

萧月痕双手平抚于膝，目光微微低垂，声音轻细但却有力地道：

“或许，你已经替我想到了某些人——在你认为坚贞可靠的某些人？”

楚凌伤列列嘴，道：

“业已禀告宫主，我对各位忠属的了解并不深入，如此重大之事，实不敢放肆保举何人，万一有差池，这个责任便难以承当……”

摆摆手，萧月痕道：

“不须你负任何责任，楚凌伤，但我愿意听听你的见解。”

楚凌伤为难地道：

“还是请宫主自行斟酌判定，拙意浅陋，恐不足为凭，

又怕所见不明，贻误全局，而以我如今的处境来指陈贵属各位的忠奸之实，则不但逾分，更近乎意测附会了……”

萧月痕忽然神色微沉音调也变得有些冷峭了：

“楚凌伤，我一向认为你坦目方正，风骨嶙刚，且敢说敢言敢做敢当，却想不到你也如同一般凡夫俗子，畏首畏尾，瞻前顾后，怕承担，避责任，你这样不肯替我分忧，还说得上誓死迺护，进退与共？”

脸上浮起一抹隐隐的青白，楚凌伤用力吸了口气，艰辛道：

“宫主言重了，我决不敢有意规避什么，委实是限于各般环境，未能深切体认宫主左右心性操守，且因识人尚欠细微，方难向宫主呈述。”

哼了哼，萧月痕道：

“不用说这些，楚凌伤，你也是老江湖了，平素水里火里，龙潭虎穴，亦都闯过荡过，见的场面不少，阅人自有分寸，你经验足，世故深，加以观察力强，反应敏锐，来到太极宫也有好一段日子了，我就不信会毫无所见，更不信你点不出我手下那几块料的底细来！”

咽了口唾液，楚凌伤苦笑道：

“怕有谬误难免，宫主，贵属之中，有许多——绝大部分，我连见都未曾见过一遭，又如何能以厥词肆言妄加拆解，妄定忠奸？”

萧月痕不耐地道：

“你说你见过的那些人吧，其他你有什么看法也不妨一直述，不管你的见解正确与否，也不管你是站在什么立场说话，只要把你想到的告诉我，由我来裁决，对或错，我俱担负全部责任，不会叫你受半点委屈！”